

許文正公集

卷九至卷十二

書狀

稽古千文

編年歌括

古風
絕句

律詩
樂府

一、
二、
三、
四、
五、
六、
七、
八、
九、
十、

前文正公

年

許文正公遺書卷九

書狀

呈丞相辭左丞狀

許某呈某舊患腳氣。復因憂戚。變爲腫。此等病候。類多難治。三數年來。止以忌慎之嚴。苟延視息。今乃叨居要地。陪列元臣。乏德乏才。旣不足以辦事。非勲非舊。又不足以服人。虛負寵恩。莫任憂畏。以故耳增重聽。心苦多忘。腰痛未已。而手麻。腹滿纔輕。而洩瀉有困危之勢。無安養之期望。加矜憐。特賜聞奏。使退循常分。仍守舊資。豈惟免尸位之

愆亦可效育才之助。心獲無歉。病庶有瘳。仰惟高明。伏幸裁處。右謹具呈。

辭免京兆提學狀

後學儒人許某。先於輝州。承奉令旨。遷來京兆。教授人家子弟。欽依外。今月初一日。續奉令旨。該廉宣撫保奏。令某充本府提學者。某自惟非才。不敢祇受。卽於宣撫相公。及以次官員處。告覆。至今未蒙允納。竊聞提學官。師表之任也。儀刑多士。檢正學業。實風化人才之所自。緣某早年羈旅。學無淵源。於舉業功夫。未至成就。若不量度。叨冒寵榮。

取四方之譏。辱王府之命。不止爲罪於一身也。事有所係。義在必辭。伏乞宣撫使司詳察。擬爲回奏施行。取鈞旨。

與人二

某頓首再拜啟。蘇門之來此。迫於明旨。俾教授子弟。某以嘗爲小庠。故不敢昧而不得辭。已聞四方之傳。形於謗言。著於譏諺。聲聞過情之耻。宜被一身。惟有玷乎諸公之明。悚懼無旣。茲復頒以提學之命。恩則厚矣。憂如之何。猥辭納於宣撫廉公。未承見允。憂懼薰心。感病如舊。不能起者旬日矣。其不安之勢。可以意曉。且提學主司之職。京兆學

官。旦望考校賦詩議論。積年於是。將使無素業者。易而尸之。於公議自不容安。故敢上冒威名。陳辭於左右。冀復款於仲晦。仲一洎諸君子。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。以諭撫司。得伸卑懇。不勝拜賜。某頓首再拜啟。邇來草率奉書。想不爲浮沉。然區區所求至甚切。故又喋喋。京兆舊有提學。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。是爲所職。而某於舉業。初不曾攻習。向者雖守小庠。僅能與童子正句讀。釋音訓而已。今代領其職。是羸犬負鳥獲之任也。雖骨折筋絕。其可勉強。累復求於宣撫廉公。旣爲

回奏未見允許。憂懼薰心。至於臥病。其不安之勢。先生可想見也。恃愛舊。願致此意於仲晦。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。元受恩命。教授子弟。則駑蹇之資。可以勉勵。庶幾小安也。未知高明以爲何如。

與仲晦仲一二

某頓首再拜。兩君子執事。將春敬惟雅況清裕。某山野鄙人。虛名過實。不勝愧負。仲一過京兆。以稠人中不克欵附。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。使某寬而居安而待。其時已爲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。正句讀。今復十數矣。其束脩

之供給有餘裕。恩旨益之以奉給。是魚肉而又熊掌也。以義制之。不容再受。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。其事體自是不同。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。未見從允。靜言思之。將苟避矯激之嫌。必難免士林之誚。託所以解之。非二君子其誰可者。弗獲卽有不安。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。區區不已。重附從宜李公。幸矜亮。

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。某之寡陋。先生素知。使依先所降恩命。教人家子弟。已愧不稱。况提學之職。必習知舉業。場屋有聲者。可得爲之。而某蹇淺昏昧。一無所曉。何以當此。

苟強顏爲之不唯取笑四方。爲士友所責。亦恐用非其人。爲當路諸公之累。是以傾輸悃悃。冒瀆陳說。仲晦仲一二君子。所願奉致此意。何由使某得守先命。少緩士林之議。便風不乏。伏賜誨藥。邇者從宜李公來。傳道二君子雅意。佩感。但病中不能作書爲謝爾。

與竇先生

老病侵尋。歸心急迫。思所以上請。未得其門也。邇來相從。實望見教。不意復有引薦之言。聞之踉蹌。且驚且懼。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。至於再三。始蒙惠許。違別三數日。

復慮他說閒之。不終前惠。是用喋喋。重陳向來懇禱之意。嘗謂天下古今。一治一亂。治無常治。亂無常亂。亂之中有治焉。治之中有亂焉。亂極而入於治。治極而入於亂。亂之終。治之始也。治之終。亂之始也。治亂相尋。天人交勝。天之勝。質揜文也。人之勝。文勝質也。天勝不已。則復而至於平。平則文著而行矣。故凡善惡得失之應。無妄然者。而世謂之治。治非一日之爲也。其來有素矣。人勝不已。則積而至於偏。偏則文沒不用矣。故凡善惡得失之迹。若謬焉者。而世謂之亂。亂非一日之爲也。其來有素矣。析而言之。有天

焉有人焉。究而言之。莫非命也。命之所在時也。時之所向勢也。勢不可違。時不可犯。順而處之。則進退出處。窮達得失。莫非義也。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。唯能識此也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。唯能體此也。或者橫加己意。欲先天而開之。拂時而舉之。是揠苗也。是代大匠斲也。揠苗則害稼。代匠則傷手。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。卽其違順之多寡。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。平生拙學。認此爲的。信而守之。罔敢自異。今先生真欲以助長之力。擠之傷手之地。是果相知者所爲耶。無益清朝。徒重後悔。豈交游之浮。不足爲之慮耶。

言文正公遺書 卷九
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。相愛之深。未應乃爾。若夫春日池塘。秋風禾黍。夏未雨蠶老麥收。冬將寒困盈倉積門。喧童稚。架滿琴書。山色水光。詩懷酒興。拙謀或可以辦此也。是以心思意向。日日在此。安此樂此。言亦此。書亦此。百周千折。必期得此而後已。先生不此之助。而彼之助。是不可其所可。而可其所不可也。其可哉。將愛之。實害之。萬惟恕察。言不能隱括。悚息待罪。

與子聲義之

比年諸幼多病。不勝憂苦。近方收拾一二小者。爲可子讀。

書計政恐擾動不安。聞令親傳道雅意。甚非所望。某之愚陋。先生之所知也。得受共城一廛。與老妻稚子。竭力耕耨。閑暇日。會二三學者。讀古人書。則志願足矣。且西去邱壠不遠。尤爲快便。日夜思此至熟也。夫尊榮貴顯。固人之所甚欲。然鶴之乘軒。隼之乘墉。豈欲取謗怒於天下。彼挾矢者。交會圍至。殆其生之不能保。將愛之。實害之。先生不慮及此耶。區區之懷。冀蒙照察。是以不避抵冒之罪。極意盡言。賢王誤采虛名。曲垂召旨。以學官之職。降付鄙人。逃去則不敢聽命。則不能夙夜憂惶。莫知所處。聞二君子還王。

府已有解釋之路。願賜教約。夫尊貴榮顯。固人之所愛。然反足以賈禍而召怨。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。亂後雖處小庠。實出僭妄。比年竭力經營田廬。庶覆前日之非。何意虛聲展轉。至於如此。二君子最知某者。萬願爲意。某頓首再拜。

與子師可

小學四書。吾敬信如神明。自汝孩提。便令講習。望於此有得。他書雖不治。無憾也。今殆十五年矣。尙未成誦。問其指意。亦不曉。知此吾所以深憂也。高凝來。聞汝肯自勉勵。勝

於前日。我心甚喜。未識其果然乎。韓遵道今在此。言論意趣。多出小學四書。其註語或問。與先正格言。誦之甚熟。至累數萬言。猶未竭。此亦篤實自強。故能爾。我生平長處。在信此數書。其短處。在虛聲牽制。以有今日今日之勢。可憂而不可恃也。汝當繼我長處。改我短處。汝果不能篤實果不能自強。我雖貴顯。適足禍汝。萬宜致思。此見且專讀孟子。孟子如泰山巖巖。可以起人偷惰無耻之病。疑也。相與輔導之。

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與耶律惟重

書奉寄耶律生。久別不得會見。豈勝懷想。王之奇來。審聞尊丈以下皆安。良慰西山詩說。與文公詩傳異同。此非區區所能辨。然夙昔愛生勤學。似不欲虛其所問。雖自知淺陋。猶喜一言之。春秋壞於三傳。此說固矣。然盡去三傳而不讀。吾恐擬議之失。又甚於三傳。書義壞於漢儒之序。此說固矣。然盡欲去之而不讀。吾恐逆度之差。又甚於漢儒之序。程朱以來。講明究析。其可信可疑。亦畧有說。蓋自焚滅之後。歷千餘歲。其間變故。又復不少。遺脫舛誤。焉能盡

如沫泗之舊。雖語孟二書。亦有可疑。學者但當求其旨意。以身體之。日積月累。庶或有益。至於此等疑議。姑闕之可也。舊見西山文字。平實簡易。不意此論急迫。慢罵。殊無溫柔敦厚。含蓄氣象。抑豈少日之爲耶。抑或他人爲之。爾傳者之誤耶。觀其考覈辨難。出人意表。未易折衷。容當會時更論。鄙見如此。未識果是否耶。因風附意。惟願愛是望不悉。

答仲叔家語亡弓論語予所否者

某再拜言。來論以反身而誠。爲顏子樂處。意極精切。某雖